

《夹心布丁卷》



从前，有一只老猫，大家叫她塔比瑟·特维奇特太太，她是一个总是在为自己的孩子们担心的母亲。她常常要四处寻找她的那些小猫儿，这些淘气包，随时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！

烤点心的日子到了，为安全起见，她决定先把孩子们关在碗橱里。她捉住了毛毛和咪咪，可汤姆却不知上哪儿去了。

塔比瑟太太上上下下跑遍了整个房子，喵喵呼唤着汤姆小猫。她在楼下的食品室里上看下看，她在堆满脏被单的储藏室里左转右转。她跑上楼梯，钻进阁楼，可哪儿都找不到她的小猫。

这是一座很老、很老的房子，到处是橱柜和过道。这里的一些墙壁有四英尺那么厚，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从那里面传出来，仿佛在楼下隐藏着什么小小的秘密。当然，在壁板上你会看到一些形状古

怪的小门，而深夜里，一些东西就不翼而飞了——特别是奶酪和熏肉。

塔比瑟太太越来越心烦意乱，叫声也变得刺耳了。

当妈妈在整个房子里团团转的时候，毛毛和咪咪却又开始淘气了。

碗橱并没有上锁，所以他们推开了橱门，跑了出来。

生面团正放在炉火上面的一个盘子里，等着发酵，他们立刻凑了上去。

他们柔软的小爪子轻轻拍打在面团上——“让我们来做可爱的小松饼吧？”咪咪对毛毛说。

可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了一个敲门声，毛毛吓了一跳，立即跳进了面粉桶里。

咪咪逃到了乳酪间，跳到放牛奶盘子的架子上，把自己藏进了一个空牛奶罐里。

门外来的是一个邻居，瑞比太太；她是来借一些发面酵母的。



塔比瑟太太一边下楼一边大声的喵喵叫着——“请进，瑞比表姐，请进，请坐吧！我刚刚遇到个大麻烦，瑞比表姐，”塔比瑟说着，流下了眼泪。“我亲爱的小儿子托马斯不见了，我真怕那些耗子会把他捉了去。”她用围裙角擦着泪水。

“他是一只小坏猫，塔比瑟表妹，上一次我来这里喝茶的时候，他还用我最好的绒帽子玩翻花绳呢。你都在哪儿找他来着？”

“这个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！那些耗子多得我简直受不了。这么个乱糟糟的家我可真是没法管了！”塔比瑟·特维奇特太太说。

“我可不怕那些耗子；我来帮你找他吧，再帮你好好教训他一顿！这壁炉围栏上的煤灰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烟囱又要打扫了——噢，我的天哪，瑞比表姐——毛毛和咪咪也不见了！”

“他们两个都从碗橱里跑出去了！”

瑞比和塔比瑟重又开始搜索整个大房子。她们拿着瑞比的伞在床底下捅来捅去，她们在橱柜中翻来翻去。她们甚至还举着一只大蜡烛，在阁楼上的衣箱里看了个仔细。可她们还是一无所获，就在这时，从楼下传来了一声重重的关门声，还有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。



“是的，那些耗子都泛滥成灾了，”塔比瑟泪如雨下地说，“上个星期六，我从厨房后面的一个洞里抓住了七只小的，用他们做了晚餐。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他们的老爸爸——一只又老又凶的大耗子。瑞比表姐，他竟然对我龇出他的大黄牙，我朝他扑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飞快地钻进了洞里。”

“这些耗子弄得我神经衰弱，瑞比表姐。”塔比瑟说。

瑞比和塔比瑟找呀，找呀。她们两个都听到阁楼的地板下，传出来一个奇怪的咕噜咕噜声，可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。

她们又回到厨房。“至少你的小猫有一只在这里了，”瑞比一边说，一边从面粉桶里拽出了毛毛。

她们抖下她身上的面粉，然后把她放在厨房的地板上。她看上去非常害怕。

“噢！妈妈，妈妈，”毛毛说，“有一个大耗子到厨房里来过，

她还偷了好多生面团！”

两个猫太太立刻跑去看放面团的盘子。果然，在面团上还留着不少小小的爪子印痕，还有一大块面团也被挖走了！

“毛毛，她拿了面团到哪儿去了？”

可是吓坏了的毛毛一直在桶里躲着，什么也没有再看见。

瑞比和塔比瑟只好把她带上，一边寸步不离地看着她，一边继续她们的搜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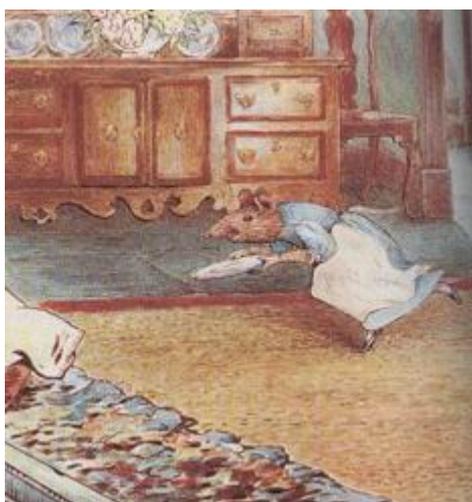
她们来到了乳酪间。

她们第一眼发现的就是咪咪，她藏在一只空的牛奶罐里。

她们把罐子扳过来，好让她爬出来。

“噢，妈妈，妈妈！”咪咪说——

“噢！妈妈，妈妈，有一只大耗子到乳酪间来过——是一只又大又可怕的耗子，妈妈，他还偷走了一块黄油和擀面杖。”



瑞比和塔比瑟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擀面杖和黄油！噢，我可怜的小儿子托马斯！”塔比瑟一边惊

叫，一边使劲扭着自己的爪子。

“一根擀面杖？”瑞比说，“我们在阁楼上翻箱子的时候，不是听到过一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吗？”

瑞比和塔比瑟又一次匆匆地跑上楼去。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还在阁楼的地板下面清晰地响着。

“这可不是开玩笑，塔比瑟表姐，”瑞比说，“我们要赶紧去请木工约翰过来，带着他的锯子。”

现在，让我们看看汤姆小猫究竟出了什么事吧，它会告诉你在一座老房子里爬烟囱是多么轻率无知的举动，因为在那里看不见前面的路，还有一些巨大的耗子在等着你。

汤姆小猫看见妈妈正在准备烤点心，他可不想被关在碗橱里，所以就藏了起来。

他想找一个绝妙的藏身处，最后决定爬上那只大烟囱。

炉火刚刚点燃，烟囱里还不是很热；不过有一些呛人的白色烟雾从新鲜的绿色柴枝上冒出来。汤姆小猫爬上了炉子的围栏，向上望去。这是一个式样很古老的壁炉。



烟囱非常宽敞，足够一个人直立在其中，还可以转个圈子。所以对一只汤姆这样的小猫来说，那里的空间可是大极了。

他立刻跳进了壁炉，沿着挂水壶的壁炉架，摇摇晃晃地爬了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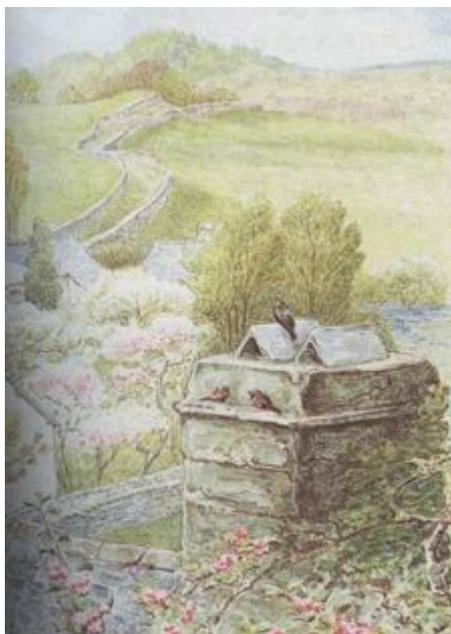
汤姆小猫从架子往上跳了一大步，在烟囱的边缘上站住了脚，围栏上的煤灰就是这么落下来的。

汤姆小猫被烟囱里的烟呛得咳嗽起来，他能听见从壁炉下传来的捡柴和生火的动静。于是他决定再爬得高一点儿，到烟囱的顶上去，拱开那些挡板，去抓几只屋顶上的麻雀玩玩。

“我可不能回去，要是我滑下去，说不定就会掉进火堆，烤焦了我漂亮的尾巴和我蓝色的小外套。”

这是一个老式的又高又大的烟囱。那时候的人们总是在炉子里放上一些木块，然后烧火取暖。

竖立在屋顶上的烟囱看上去就像个小小的石头城堡，日光从顶部透进来，一块倾斜的石板使得雨水向外流去。



汤姆小猫心惊胆战！他向上爬呀，爬呀，爬……

然后他在几英寸厚的煤灰里艰难地向前跋涉。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扫烟囱的小孩。

黑暗中一切都模糊不清。一个管道口连着又一个管道口。

烟倒是变少了，可汤姆觉得自己好像迷了路。

他继续往上爬呀爬，可在他找到烟囱顶之前，却来到了另一个地方——有人把烟囱壁上的一块石头移开了，还有一些羊骨头丢在那里。

“这看上去可真古怪，”汤姆小猫说道，“谁会在烟囱里啃羊骨头呢？但愿我从来没来过这里！可那是什么奇怪的味道？闻上去像是老鼠，不过这味道强烈得可怕。它让我想打喷嚏。”



他从那个洞里挤了出去，开始在一个狭窄的通道里非常不舒服地向前挪动着身体，这里几乎没有一线光亮。

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方的路，他已经来到了阁楼顶板的上面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记号*。

忽然，他在黑暗中摔了一跤，大头朝下地掉进了一个洞里，落在了一堆脏兮兮的烂布片上。

汤姆小猫站起身来环顾四周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，这里非常窄小，而且充满了霉哄哄的气味，到处是蜘蛛网、碎木板、烂木条和石灰泥。尽管他在这幢老房子里已经住了那么久，却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。

在他的面前——几乎就挨着他的鼻子尖——坐着一只可怕的大耗子。



“你带着这一身煤灰跳到我的床上来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耗子把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地说道。

“抱歉，先生，烟囱需要打扫一下。”可怜的汤姆小猫说道。

“安娜·玛利亚！安娜·玛利亚！”耗子叫着。于是伴随着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一只年迈的母耗子从一根木椽上探出头来。

仅仅在一秒之间，她已经扑向了汤姆小猫，在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……

……他的外套被脱了下来，他被五花大绑着，身上的绳子都打了牢牢的死结。

安娜·玛利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老耗子就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吸着鼻烟。当她把一切料理停当，他们就一起坐下来，龇牙咧嘴地盯着汤姆小猫。



“安娜·玛利亚，”老耗子说道（他的名字是塞谬尔胡子），“安娜·玛利亚，给我做个小猫夹心布丁卷当晚饭吧。”

“我们还需要面团、黄油和一根擀面杖，”安娜·玛利亚一边歪着头审视着汤姆小猫，一边说道。

“不，”塞谬尔胡子说，“安娜·玛利亚，你应该用面包屑来做。”

“胡说！应该是黄油和面团。”安娜·玛利亚回答。

两只耗子头碰头地商量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就分头出发了。

塞谬尔胡子从壁板上的一个洞里钻出来，大摇大摆地走下楼梯，来到乳酪间取黄油。他一个人也没有遇到。

他又来了第二次，为了拿一根擀面杖。他用爪子推着它往前走，就像一个啤酒厂的工人推着啤酒桶往前走一样。

他听见了瑞比和塔比瑟的叫喊声，可她们那时正举着蜡烛在忙于翻箱倒柜。

她们根本没有发现他。

安娜·玛利亚爬下了壁板脚，走过一扇百叶窗的窗台，来到厨房

偷生面团。

她拿了个小碟子，然后用爪子在面团上挖了一小块。

她没有注意到藏在一边的毛毛。

当汤姆小猫被独自留在阁楼顶板上时，他扭动着身体，试图大叫救命。

可他的嘴里塞满了煤灰和蜘蛛网，而且他身上的绳索都绑得结结实实，让他挣扎不开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听到他的呼救。



只有一只蜘蛛从天花板的裂缝里钻了出来，用一种挑剔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他身上的绳结。

它是一个打结的专家，因为它常常要在捕捉那些不走运的苍蝇时，用到这个技巧。不过它并不打算搭救汤姆小猫。

汤姆小猫扭来扭去，终于精疲力尽了。

不一会儿，耗子们回来了，他们开始了制作夹心布丁团子的工作。首先，他们给汤姆涂上黄油，然后，就把他卷进面团里。

“这些绳子不会很难吸收吗，安娜·玛利亚？”塞谬尔胡子问道。

安娜·玛利亚说她认为这无关紧要；可她希望汤姆小猫不要乱动他的脑袋，因为这样一来面皮就会弄皱了。她拽了拽他的耳朵。

汤姆小猫又踢又咬又叫，而擀面杖则发出“咕噜、咕噜、咕噜”的声音。两只耗子各抓着擀面杖的一头。



“他的尾巴还露在外面呢！你没有拿来足够的生面团，安娜·玛利亚。”

“我已经把我能拿得动的都拿来了。”安娜·玛利亚回答。

“我想……”塞缪尔胡子说道，一边停下来看了汤姆小猫一眼。

“我想这个布丁的味道好不到哪儿去。它闻上去尽是煤烟味儿。”

安娜·玛利亚正想就这一点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，忽然，从壁板下传来了另一个声音——一把锯子发出的挫切声，还有一只小狗挠着木板，汪汪的大叫着！

耗子们丢下了擀面杖，留心倾听起来。

“我们被发现了，安娜·玛利亚，让我们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——还有别人的——赶快逃走吧。”

“我恐怕我们只能放弃这个布丁卷了。”

“不过我确信这些打结的绳子会引起消化不良的，不管你怎么否认这一点也没有用。”

“赶紧走吧，帮我用被单包上几块羊骨头，”安娜·玛利亚说道，“我在烟囱里还藏了半块烟熏火腿呢。”

于是，当木工约翰掀开壁板爬上来的时候，阁楼顶上已经是空空如也了，只有一根擀面杖和一个脏兮兮的布丁团子留在地上，团子里裹着汤姆小猫！

可那股浓烈的耗子气味却并没有散去；木工约翰用了一早上的时间在那里嗅来嗅去，摇晃着尾巴，把他的脑袋像钻头似的伸进耗子洞里，一次又一次地查看着。

最后，他终于盖上了那块木板，把工具放回了自己的包里，然后走下楼来。

小猫一家已经恢复了宁静，他们邀请约翰和他们一起吃晚饭。

面团已经从汤姆小猫的身上取了下来，并被做成了一个布丁卷，里面塞着葡萄干，用来掩盖那些煤灰留下的痕迹。

汤姆小猫已经被赶进浴室，从头到脚地将身上的黄油洗了个干净。



木工约翰闻了闻那个布丁，然后他说，他很抱歉没有时间留下来用晚餐，因为他刚刚替波特小姐做完了一个手推车，而她还预订了两个关母鸡的木笼。

那天下午早些时候，我在去邮局的路上——我在街道拐角处回望农场，于是我看见塞缪尔胡子和他的妻子慌慌张张地跑过，他们用一辆手推车载着一个大包裹，那车子看上去很像是我的。



他们转弯来到了农夫珀忒特的谷仓大门前。

塞谬尔胡子气喘吁吁，安娜·玛利亚还在用自己的尖嗓子念叨个不休。

她看上去好像一个带着一大堆行李去度假的贵夫人。

我肯定我从来没有同意将自己的手推车借给她用！

他们走进了谷仓，用一小截绳子把他们的大包裹往干草堆顶上拉去。

从那以后，塔比瑟·特维奇特太太的家里就再没闹过耗子。

而农夫珀忒特却几乎快要发狂了。他的谷仓里到处都是耗子，耗子，耗子！他们吃光了母鸡的饲料，偷走了燕麦和麸皮，还在装食物的袋子上咬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眼。

而他们全都是塞谬尔胡子先生和太太的后代们——他们的儿子，孙子和曾曾孙子。

他们将生生不息！

毛毛和咪咪长大后都成了捕鼠能手。

他们常常出门到村庄附近去捕猎，每次都会大受欢迎。他们捕鼠的要价颇高，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。



他们把那些耗子的尾巴悬挂在谷仓门口，以示自己猎物的众多——都是成打成打的。

而汤姆小猫却始终害怕耗子；他永远也不敢再面对任何东西，只要那东西的大小超过——一只耗子。